



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
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而
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



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

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

舉舊

中將吏戎

執事

祖自

至式

出訖

寧遠軍管

副使

大英

三年

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

方大

白化日

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

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

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

方大

州園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

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口

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

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

後集二

卷內制十

外制三

四卷

不

為

之宗

邁迨過俱

文邁

即迨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而

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諸

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食

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

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

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

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

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

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

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

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箴箴節笈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專以介慶曆聖

者軾歷舉

介言

諸賢以

之則

冠父

上第

榮文

主而

足以

與氣所為

初讀

東退而喜

義

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勝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

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

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與

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

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列傳卷第九十七

列傳卷第九十八

宋史三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軍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蘇轍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

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

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
矣平居靜

此乎無憂於此

臣愚

曆之

傳

下憂

心二

而深憂者所以

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

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

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

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

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

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

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

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

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

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

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

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

不得已寘之

兄軾簽書鳳翔判

推官

延和

傳

解兵

師

領

之屬

孰謂

以救民非為利也

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及其納錢雖

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

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

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

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

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

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陝西

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

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

事皆莫敢言輒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

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

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

南推官會張方平

又三年改著

兄軾

傳

二年

安石

縣哲宗

元年

后臨朝用司

密使章惇皆在位

論

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

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

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

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

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眾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

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先諸弊

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

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

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

私說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為新格轍言進

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

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

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

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

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

格式未

討乃

米脂

傳

遣使如

境朝

州五砦地竟

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等

早

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

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

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

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

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

若其羽書皆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

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

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

道輒為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

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

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曰

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

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

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

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

明

命一出舟車

蓄藏

縱

所為必小

知本

國而先困轉

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因故內帑

藏

朽壤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

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

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

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

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

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

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

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

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

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復

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

因一事不舉輒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地

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

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說不分

知難

臣終亦無益

嘉祐中

渠案

以來比

奪轉運司職

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

向諫

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

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

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

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

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冑案所掌今內

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

與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

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

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管戢不顧

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

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

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

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撥

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

令般運堆積以

知將

所用幾何

部雖

言此

者河

戶部之

明詔有司

轉運司至於都

監皆尹

臣不

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

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

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

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者

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

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

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

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

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

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

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分

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

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十

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入致紛訴

守乃具以白

吏

死亡者勿補

見吏

旨同

吏數人

易諸局次

翰林學士尋蟻

丹館中

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輒伏苓賦恨不得見

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

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

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戶

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

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

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國不

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

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

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

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

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

猶十年尚猶有

帝聰明

將以綱紀四

不能

逆天意

而更

損吏

前者用

其勢

尚賴二聖慈

子矣而

招而納之與之共事

此輩

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

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所惑

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

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請

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

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

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

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

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

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

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

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

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剽

侵其膏腴議內醇忠以奪其功未

廷雖知其上

遂養

居如此一

嘉祐

之患

坊場

時之苦

於復舊一

顧衆議涉騰

雇去年

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立

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

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

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

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

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

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

為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

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

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

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

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

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

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

謗議時

改之勿疑

陛下

四百四
攸同

門下侍郎

約地界已定付

不決明

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

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

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

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

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

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

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

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

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

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

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

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夷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

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屈斤

嶮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守

往不須復守誠言下

轍曰嘗

不用耶呂大

侍不

論理之

用朝廷

六年

求和

界欲用

處當中心

直夏人不

延臨

此所謂先

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

地再

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

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

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

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

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

兵十萬壓熙河境止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

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

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

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

禹封還詔書正言姚醜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

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

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

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鄒

大惡但昔與王琪

今尚書共

自是不

使人使

示起李

人鄧潤甫

事以激怒

外不得
臣罪

諫曰伏見往試策是

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太

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

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削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

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

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

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

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

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

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

興宮室賦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

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

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心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

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旨

革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

大臣之議

宗自藩邸

其事寔

先

昭章之

易也

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

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貢知表州未至降朝議大

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二又貢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

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

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

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

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

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

終不可以 高處殆與凡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

老子解寧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車

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獎之

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

一喜

後不十日

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

事元老不為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

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刀溪循江而

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力溪與

泉并山台文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肅皆不能用竟得

巾至如元老策蠻執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

卷之三



